



書 名 皇朝文鑑

(第 拾 陸

冊) 共 每 天 拾 卷 冊  
檢 查 者 譚 新 嘉  
覆 查 者 李 文 琦

刊 寫 時 代 宋 刊 本

裝 式 蝶 裝

卷 數 第 壹 拾 第 壹 拾 式

葉 數 陸 拾 肆 葉

行 格 半 葉 拾 行 拾 玖 字

高 廣 高 陸 寸 肆 分 廣 玖 寸 捌 分

邊 口 左 右 雙 錢 白 口 上 口 記 字 數 第 壹 魚 尾 下 標 文 鑑 幾 或 文 幾 第 貳 魚 尾 或 上 或 下 標 葉 數 間 有 黑 錢 上 下 標 葉 數 約 半 無 第 貳 魚 尾 及 黑 錢 下 口 標 列 工 名 瓦

首 尾 有 本 館 朱 文 長 印

印 章

其 他 標 識 首 尾 破 損 各 葉 均 已 修 敦 慎 等 字 關 筆

及 狀 況

覆 查 加 注

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捌 月 捌 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蘇軾

吾子能補過

蘇軾

大夫無逸事

蘇軾

經義

惟幾惟康其爾直

張庭堅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芟茂鳥獸以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甘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

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

文選百十一

二

五

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

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  
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  
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  
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  
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  
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  
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  
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德

文獻百士

三

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  
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臥  
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  
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  
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  
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  
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  
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  
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古之理所以鼓舞天下繼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折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夫服而董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

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  
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  
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  
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  
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  
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  
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昔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  
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已來莫之  
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  
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  
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  
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  
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  
助役之法均輸之令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  
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藝  
窮事礙終亦必變它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  
復自信乎人君之志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  
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

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纜紲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  
道其美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墾茂  
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  
何足以累 陛下 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  
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  
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 陛下乎 聖策曰  
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  
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  
軌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君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  
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劉向曰庶民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甘共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  
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以矣古者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  
未嘗誅一無罪欲以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  
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  
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  
多煩言交攻必甚矣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



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苟卿荀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以爲其意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  
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  
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  
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  
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  
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莫所短是以失之於  
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  
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  
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  
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  
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  
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  
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 陛下觀  
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  
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  
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  
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也亦審矣幸 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  
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  
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  
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  
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  
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  
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  
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  
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  
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 太宗以仁義  
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  
必以此藉口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  
於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

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違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

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擊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可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誦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

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  
罷以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  
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  
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  
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  
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寃觀文  
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數宅  
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  
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

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  
之事常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  
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  
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  
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  
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  
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  
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  
之書盜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  
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愚陋之臬非聖人之道有

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古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臬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皓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是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

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勸利之者僞也君子耻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臯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臯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善舜也臯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

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辜也故刑至于殺  
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  
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興施于五  
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  
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  
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  
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  
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  
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  
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  
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  
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  
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  
官均萬民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  
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  
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常行道  
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  
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  
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  
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



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  
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  
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  
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  
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  
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  
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爲守屈其一  
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  
爲臣愚敢爲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  
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  
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  
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  
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  
以持以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  
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  
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忘無  
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  
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羗之叛辛武賢則欲  
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

東羗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  
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  
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  
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  
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  
謂善之善者也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  
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  
辜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  
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  
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  
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  
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  
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閉門穴垣與盜  
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羗  
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邊境以  
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  
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  
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

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  
務明善惡臯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  
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  
以封略羈以恩信字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  
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  
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  
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  
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  
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  
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  
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  
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  
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  
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歐  
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麋卵不可謂  
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  
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  
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  
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

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  
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  
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爲至德  
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  
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  
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  
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  
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  
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  
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  
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  
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  
克禹不以爲耻舜不以爲臯蓋德不懷則修刑刑  
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  
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  
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  
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  
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  
曰蒲招擯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舜干  
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

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開柳下惠曰伐國不問  
仁人問且下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  
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桀禍也故術不可不慎  
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  
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  
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  
誅惟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  
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  
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  
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褻承文武之  
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  
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  
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  
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  
故雖然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  
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  
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

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孔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感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詈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其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弃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閒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

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  
爾必往師之以學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  
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信  
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  
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  
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  
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  
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  
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  
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觀其當  
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  
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  
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  
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  
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

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郵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  
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  
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  
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  
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  
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  
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  
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  
郵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  
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  
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  
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  
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  
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



遺策舉 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以無過之爲美而以改過之 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存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旣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

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懇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

左右而扶持之期不<sub>二</sub>於先亡而後已子孫弗率  
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  
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  
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  
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  
生去就各當於義不復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  
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  
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  
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週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  
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  
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  
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活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  
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  
亦不以所能爲媿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  
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  
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  
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以非苟爲也  
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  
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  
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

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  
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  
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  
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  
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荅王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荅喬適書

穆脩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其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  
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  
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  
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  
不得欵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  
檄一時之儀近國便粵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  
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  
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  
使聲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

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  
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  
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  
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  
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  
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  
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  
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  
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黠閥大眾仍以上秋  
為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  
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  
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  
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  
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  
必戰也彼有天立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  
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  
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

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竒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

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  
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  
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  
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  
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  
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  
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  
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  
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  
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  
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  
逾於十萬矣况凡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  
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  
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  
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  
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  
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  
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  
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  
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



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  
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  
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  
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  
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  
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  
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返遂修出境之  
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  
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  
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  
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  
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  
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  
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潜剛克高明  
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爲哉况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  
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因不勞於薄伐南  
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

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忍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

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

用于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踈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即取近其爲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爲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爲比也。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

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  
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  
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  
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為  
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  
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為利乎棄其祖為不孝求其  
利于身為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  
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為利矣不若  
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  
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  
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  
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楮苟  
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觀而  
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為之不可罪也其  
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  
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  
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  
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  
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為吉而彼  
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

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去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傷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

易之典國家四海以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  
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  
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  
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  
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  
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骨髓因欲盡陳  
其愚伏望愍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  
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此歲一寧親則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覃也性  
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  
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詭薄之  
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  
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  
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荅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  
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  
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  
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  
強擊射筭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

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  
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冰之  
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  
快不知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  
奏繁劇雜引前盤擊擊劔以電轉奔騎角觝以  
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  
云止與布生者道真堪喪魂時第年方盛氣尚壯  
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沃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  
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以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  
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  
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  
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搏節之  
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痛飲水  
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  
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  
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  
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  
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詭濫之蹤泯然亡絕  
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  
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治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

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  
袪寒羸痾使之壯起躬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  
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  
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為慢而  
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  
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  
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  
不採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  
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曠曄良平智略之  
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  
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闡謫直之言乎未喻  
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  
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  
見旒宸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  
大者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  
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  
編修果迺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  
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



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  
須俟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拍揮往後審詳然後呈  
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子重慎之心  
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捷奏之爰  
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  
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少春二月六日復進  
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  
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  
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  
閣而如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  
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  
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  
一一稟相公指蹤其纒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  
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  
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  
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高洞開百職之  
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  
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  
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  
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

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令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提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素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荅喬適書

穆

脩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

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  
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  
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  
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  
得取名于世學宜何首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  
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  
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  
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  
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  
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贗或謂之  
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  
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  
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  
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  
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  
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  
爲令君子其在 一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  
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  
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  
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

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

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

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漢朝廷  
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茂園萬  
自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止色引春秋而戮  
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  
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  
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  
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効也前代爲學迭相師  
受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  
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  
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  
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号字之  
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  
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肯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  
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竊志  
茲說以悟明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  
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  
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宣門  
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譏述質於大儒  
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盟披讀載欣以扞首見執  
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未見

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彰懿規模宏廓元  
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橫目之  
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昂碩生  
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細細素  
之潭臭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  
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丕績乎  
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叅  
於季孟私用澡槃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  
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  
屑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  
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閣侍

上相府書

范

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  
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  
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  
祿薄今親二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  
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  
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  
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

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 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  
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俟終喪而上則慮廟  
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  
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  
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  
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  
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  
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百辟  
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  
富壽答 先帝之靈致 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  
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  
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  
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  
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  
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 宋之有天下  
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  
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  
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  
變者何能以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

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  
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  
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  
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  
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  
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  
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  
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  
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  
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  
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  
以天下久亂與人息有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  
下久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  
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  
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 聖明在上老  
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  
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  
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



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乱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取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墮不禁播執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負自來郊天之恩解及州縣若天下令

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  
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  
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  
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  
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  
曠員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  
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  
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邁該恩  
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  
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  
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  
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度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  
載庶其宣政者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  
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  
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  
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郡  
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  
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  
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

以移風且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  
人非緣囉囀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  
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 國家職制禁民越  
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及物  
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冷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  
指爲近方必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  
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  
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違僥倖爾故知縣兩任  
例外同判同判兩任例外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  
身脩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之愆于素時  
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  
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白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  
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  
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  
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

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  
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  
軍國重天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  
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  
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  
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  
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  
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憤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  
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  
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  
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  
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  
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行  
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  
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  
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  
往非舉不授與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

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  
後復游散去冗濬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  
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  
淹謂生者既庶則老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  
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  
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  
有不稽古而祿農者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  
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  
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  
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  
貴由其播莠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  
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  
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  
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  
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  
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  
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  
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費陳牒必使詰  
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

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  
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  
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  
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  
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守舊勿  
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  
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  
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  
尚費資儲然 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  
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可聽之稍省  
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  
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  
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  
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甸千里  
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  
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  
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  
使少歷星霜不至驕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  
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  
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

舉擢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者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

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  
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  
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  
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  
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  
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  
存誠既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  
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  
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  
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  
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示振斯文銷散由前代  
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  
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  
亦猶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  
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  
稱是其間所有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  
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  
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斗其等級明  
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  
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



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躬之  
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尉為邦  
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  
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工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  
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  
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  
策之上也 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  
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  
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比旨慎選  
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  
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  
虎噬恤卅卅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  
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  
有何公之語者乎願 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  
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  
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  
草澤之士或節義躬篤或文學古直崇聘召之  
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以來羔鴈弗降或  
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

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性受弊革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執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况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世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質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末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公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綏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

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敗於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鑿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

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  
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  
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  
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  
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  
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  
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  
之軍更可增致足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  
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為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  
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  
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  
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  
代况 皇朝之盛德乎仲流又謂朝廷無過生靈  
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  
或窮為夜舞或起為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  
幸生靈之怨乎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  
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  
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

綱紀未脩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  
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  
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  
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  
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  
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  
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  
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  
民之弊故爲之而非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  
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  
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  
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  
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  
非天意警在 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  
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  
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  
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  
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

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身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又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徇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

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吏守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摺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脩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予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

歷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  
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  
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  
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  
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  
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  
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  
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  
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  
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  
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  
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  
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必使修省  
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  
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  
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  
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  
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  
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



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  
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  
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  
人焉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  
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  
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怒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  
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  
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  
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實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絕  
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其  
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  
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  
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  
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劓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  
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  
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  
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寃  
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

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  
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  
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  
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  
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  
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  
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  
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生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公  
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 國家天下之益不  
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  
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  
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  
之至





卷113-卷115

